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钻石花访客 虚像大宝藏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神秘 惊险 离奇

卫斯理◎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科幻
经典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卫斯理 著

①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钻石花;访客/虚像;大宝藏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28-721-5/G·62

I. ①钻…②访…

II. 卫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/吴 枫

策 划/艾 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4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6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目 录

钻石花 1

访客 187

虚像 242

大宝藏 323

钻石花

第一部 弹向大海的钻石

这是一个隆冬的天气，在亚热带，虽然不会冷到滴水成冰，但是在海面上，西北风吹上来，却也不怎么好受，所以，在一艘远程渡轮的甲板上，显得十分冷清。那天晚上，又是一点月光也没有，黑沉沉的天上，只有几颗亮晶晶的星星，我因为生性喜静，这天晚上，我又穿着一件厚厚的大衣，可以不畏凛烈的西北风，在甲板上慢慢地踱着，倒感到这样的境界另有一番滋味。

正当我以为是独自一个人在甲板上的时候，忽然听得“嗤”地一声，我立即循声望去，只觉在栏杆上，另有一个入倚着，望着海面，那“嗤”的一声，正是从他那里所发出来的。我心中感到十分奇怪，因为刚才那一声，曾经学过中国武术的人，都可以听得出，那是以极强的指力，弹出一件东西的声音，也就是如今一般武侠小说中所说的“暗器破空”之声。

因此我停住了脚步，点着一支烟，在点火的时候，我偷偷地抬起头来仔细打量那个人。

只见他左手拿着一只布袋，右手伸入布袋之中，拈出一粒小东西来，向空中一扬，“嗤”地一声，那粒东西，便跌入了海中，溅起的水花并不高。

在那粒东西划空而过的时候，我看到那粒东西，发出一丝亮晶晶的闪光。

那一定是无聊的人，在将玻璃珠子抛向海中，以消遣时间，我想。

与其一个人在甲板上闲踱，何不走过去和他搭讪几句？我又想。因为每一个人，如果你能够设法打开他心扉的话，你就一定可以听得到一个极其动人的故事，不论那人是行动之间太过矫揉的贵族还是过着原始生活的土人。这是我的经验，所以，我轻轻地来到了他的身边。

那人像是全然未曾发觉我在向他走近，仍然是望着黑漆漆的海面，机械地将那袋中的东西，一粒一粒地抛入海中。直到我来到了他身边，只有四五尺远近处，他才猛地回过头来。

我和他打了一个照面，天色虽然黑暗，但是就着远处射过来的灯光，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得清他的脸面，他是一个三十不到的年轻人，虽然有着一种忧伤得过分的神气，但是却仍然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刚毅的人，大约因为他所受的打击实在太大了，所以脸上才出现这样的神气来。

他冷冷地望了我一眼，眼色是如此之冷峻，然后，简单地道：“走开！”我并没有听从他命令式的说话，只是停住了脚步，不再前进。

“走开！”他二次冷冷地叱着。我向他作了一个不明所以的神情，他忽然冷笑了几声，转过身去，又重复那机械的动作。

我在他身旁站了好一会，他一直将那些小粒东西抛入海中，我也不断注视着他。在附近的一个船舱的窗中突然亮起了灯光，而灯光映出来之际，我已经陡地看清，他拈在手中的，竟是一粒足有十五克拉大小的钻石！

在那一瞬间，我完全呆住了！我绝对不是一个守财奴，但对于印度土王式的豪奢，却也不表苟同。因为钱，毕竟是有着许多用处的！

而那个穿着一套墨绿色西装的年轻人，竟将那么大颗的钻石——世上最值钱的矿物——顺手抛入海中！而在我发现他

以前，他不知已经抛出多少粒！

霎时之间，我脑中不知闪过了多少念头，最后，我猜想他是一个走私集团的人物，他将钻石抛入海中，多半是一种最新的走私方法。

我虽然转了不少念头，但是却只费了极少的时间，我立即踏前一步，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我那陡然的一喝，显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，那年轻人突然间呆了一呆，回过头来，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我右手中指向外“拍”地一弹，那支已吸了一半的香烟，向他的面门弹了出去，同时，左手翻处，已然抓向他手中的布袋。

那年轻人一偏头，将我弹出的香烟避开，可是烟头上着火的地方，因为一弹之力，迸散开来，却也烫了他的脸，使他怔了一怔。

就在那一怔之际，我已然捉住了他的手腕，一沉一抖间，手臂一缩，已然将他手中的布袋抢了过来！我一得手就退后，那年轻人的眼中突然射出了两道精芒，向我狠狠地扑了过来！

我早已看出那年轻人也是曾经练过中国武术的，因此早已有准备了，一见他扑了过来，身子便向后退了开去。可是，就在我一退，他向前一扑的时候，他的身子扑到了一半，突然以一足支地，转了一个半圆，这一来，他便变得向我的侧边攻过来，我的躲避，变得完全失去了作用！

而亦是在那一瞬间，我也已然看出了那年轻人的师承！

当时，我心中既怒且惊，再想要应变时，左手的肘处，突然一麻，瞬霎之间，那一只软布袋，又被他夺了回去，而他一夺回了软布袋之后，身形晃动，也向后疾退了开去。我岂肯甘心于这样的失败？连忙伸手入袋，已然取出一柄手枪来，枪口指向他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要动。”那年轻人立即身形僵住了不动，他本来是一个后退之势，僵住了不动之后，气势矫健，简直像是一头蓄满了势子的美洲豹！

我看到我的把戏，已然将他制住，心中不禁高兴。因为我的手

枪，说来好笑，那只是我漫游澎湖群岛时，岛上一个老渔民送我的礼物，是柳木雕成的，形状和真的左轮一模一样。

当时，我的内心，对这样一个有为的年轻人，在中国武术上，已然有了如此造诣的人，竟会参加走私集团，实是十分气愤，冷然道：“想不到北太极门下的弟子，竟会干出这样的事来！”

那年轻人的面上，突然现出了奇怪的神情，像是在奇怪我能猜到他的来历。

我心中也感到有点得意，因为我一上来，就道破了他的师承，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：我和北太极门，虽然没有什么渊源，但是他刚才向我扑来，又突然中途转身的这一式，却正是北太极门的秘传身法，“阴极阳生”之式，而我又知道北太极门对门下的弟子，约束得极严，像那年轻人那样，实是有取死之道的！

可是，在那一刹那间，我的心情，只不过略松了一松，那年轻人，就向我倏的扑了过来！

这一下，倒是大大地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正想闪避开去时，忽然眼前一股劲风，那只看来盛满钻石的布袋，先向我迎面飞到，我的身后，便是栏杆，栏杆之后，便是大海。

如果我向外避了开去的话，那一袋钻石，非跌到海中去不可！

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我只得先伸手，去抓那袋钻石，刚一抓到，右腕一阵剧痛，“啪”地一声，那柄手枪已然落到了甲板上，只听得一阵“格格”之声，我连忙退开，定睛看时，只见那柄假枪，被他一踏一踩，已然碎成了片片！

海柳木的木质十分坚硬，可是那年轻人却轻而易举地将之踏成碎片，我心中不禁吃了一惊。那年轻人一见是假枪，也冷笑一声，抬起头，向我望了过来。我们相隔七八尺远近，互望了半晌，才听得他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我自然不肯道出姓名，因为我认定他的背后，一定有一个庞大的集团在支持着，而这样一个集团，以一个人的力量去对付他们，

无论如何无法讨好。

因此，我只是道：“你想知道我的姓名，就好和你的帮徒对付我么？”

当时，我绝未想到，那一句话，竟会引起他那么大的震动！只见他面色一变，陡地道：“我的帮徒？你究竟知道了什么？”

话未讲完，只见他身形一矮，双掌翻飞，已然向我一连攻出了两掌……北太极门的掌法招式，变化本就极其精奇，而且，每一招的变化，随心意变化，颇具鬼神莫测之机。

那年轻人一连向我攻了几掌，掌风极其劲疾，我在接住那一袋钻石之际，身子曾向后退了一步，此际难以还手，只得一退再退，背心已然挨在栏杆之上，可是那年轻人的攻势，却越来越是凌厉，身形欺人，“砰”地一声，我肩头上已然中了一掌。

那一掌，正击在我的肩头，力道实是大得出奇，我向后退，半个身子已然出了栏杆！

我心知一定要跌入大海之中了，对于那年轻人如此对付我，我心中当然气愤之极，就在我身子将要跌入海中之际，双腿交替踢出，足尖连钩，这乃是一式“铁腿鸳鸯钩”，将那年轻人的身子钩住，电光石火间，两人一齐跌进了大海之中。

在一艘行驶中的船跌入海中的经验，我至少已经有过十次以上。当我们两人，纠缠在一起，向海中跌下去的时候，实在是十分危险的，因为那和从船上跃下去完全不同。跌下去，如果离得船身太近的话，一被卷入船底，绝幸理。

因此，我一觉出自己的身子已然离开了船身，双腿一松，就着下跌之势，猛地向前一窜，斜斜地向前掠了出去。

而当我掠出之际，我可以觉出，那年轻人使了一式“旱地拔葱”，反向上跃起了四五尺来。可是，他仍未能回船上。

在那时候，我突然对那年轻人，生出了一丝怜惜之念！

因为像他那样，直上直下，跌入海中，能够生还的机会，实是微小之极！

中国武术，在近三百年来，每况愈下，而甘凤池、吕四娘等八人之后，杰出的高手，已然不多见，晚清和民国初年之际，大刀王五、霍元甲、马永贞等人，固然名噪一时，但比起甘凤池等人，却差了不知多少。

当然，三千年来的武术传统，并不是就此断绝了，而是身怀绝技的人物，大都不露真相，以致渐渐湮没了。再加上武侠小说的夸大，有些人竟认为中国的武术，全是小说家言！

那年轻人在武学上的造诣，已然到了颇高的程度，虽然他“行为不检”，但如果就此死去，倒也不免可惜。

因此，就在我将要跌入海中之际，纵声叫道：“快离开船身，越远越好！”

我一讲完，身子便没入了海水之中，一入水，也顾不得海水的寒冷，便向海底下，疾沉了下去，那年轻人有没有听从我的警告，我已然不得而知了。我伏在海水的深处，直到轮船经过时的暗流传到了海底，我才浮了上来。

那艘轮船，已然离得我们远远，我知道呼救是没有多大用处的，在水中，我将那袋钻石，塞入大衣袋中，又脱去了大衣，以便手足灵活些，在海面飘流着，等待着天明之际，或许有水警轮或是渔船经过，那我就可以上岸了。这一夜的滋味，实在不怎么好受，但尚幸未到天明，我已然飘到了一个小岛。那小岛实在是小得可怜，我上了岸，忽然看到一缕烟，在两块大石之间冒起，我连忙跑了过去，只见一个人，傍着一堆火，倚着大石，正在烤干他身上的衣服，我一到，他便转过了头来。

我们两人互望了一眼，不禁都“哈哈”一笑，那燃着了火，在烤干衣服的，正是刚才我在轮船上所遇到的那个敌人！我老实不客气地在火堆旁边，坐了下来，他也不和我说话，我只见他小心翼翼地，在火上烘干一张白色的纸片，神情之间，显得极其严肃，但仍然流露着我初见他时的那种悲伤。

那张纸片是什么呢？他一再将钻石抛入海中，为什么对那样的

一张纸片，却如此小心呢？

我一面自己问自己，一面用心打量他，只见他眉宇之间，英气勃勃，身子约有一九零公分上下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，他都是一个极其有为的年轻人。那时，我已开始感到，自己对他的估计，或者是错了！

但是，他为什么要将钻石抛入海中呢？这一个谜，我一定要解开它！

只见他静默了好一会，将那张白纸翻了过来。这时我才看清，那原来是一张照片，有如明信片大小的相片。他缓缓地抬起头来，将那张相片，送到了我的面前。

我低下头去看时，只见那相片上，是一个西方少女。背景是一片麦田，麦浪衬着少女的发浪，显得那么和谐，那么悦目。

而那少女的眼神，一看便知道是极其多情的那种，和此际那年轻人的眼神，差不了多少。

“你的爱人？”我看了一会儿，抬起头来问，对方点了点头。

“她死了？”我又问，当然是根据他此际忧伤的神情。但是他却摇了摇头。

我感到自己太冒昧了，向火堆靠近了些，不再言语。那年轻人忽然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提醒我？”我只是淡淡地一笑，道：“你一定要知道么？”那年轻人道：“是。”

“那末，”我说，“就像我一定要设法，将你送到北太极门掌门人那里去，不令你再沉沦下去一样的道理！”

那年轻人突然扬起头来，“哈哈”一笑，神情之间，像是十分倨傲。他虽然没有开口说话，但是我已然看得出他的意思，是说我没有能力，将他擒住，交由北太极门的掌门人发落！“你笑什么？”我明知故问。

“我笑？我笑你的口气好大！”他直言不讳，我喜欢这样的人，我从大衣口袋中，取出那一袋钻石来，搁在离火堆两丈开外的一块石头上，道：“那我们不妨试一试，看谁能抢到那袋钻石。”

他连眼角都不向那袋钻石转动一下，只是冷冷地道：“好，不妨试一试。”

我给他傲慢的态度，也撩得有一点恼怒。而且，久闻得人家说，北太极门，在太极拳剑的功夫上，另有新的发展，不是掌门人嫡传的弟子，并不外传，眼前这个人，年纪虽轻，武功造诣，已至如此地步，当然一定是北太极门的嫡传弟子。

如果他是的话，看他此际的态度，毫不惊惶，难道北太极门的掌门人，也已然同流合污？真是如此的话，将来不免有冲突之日，何不在今日，先试一试北太极门的真实本领？

我想了想，便道：“你听好了，我数到三，大家一齐发动！”

他只是冷冷地点了点头，仍是一派不在乎的神气，背对着那袋钻石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，数道：“一……二——三！”我自己数数字，当然要沾一点便宜，一个“三”字才出口，一个箭步，我已然向那袋钻石掠去，而就在此际，只见他一个倒栽筋斗，凌空翻起，一阵轻风，竟然抢在我前面！我趁着他在我身旁掠过之际，突然一伸手，向他后肩抓了出去！

那一抓，乃是擒拿法中的背部麻筋抓法，以食、中二指，插向他的“肩井穴”，同时，大拇指从他的肩肿骨狭端之下骨缝之中插入。只要一被我拿中，略一发动，他便酸麻不堪，不但不能动弹，我大拇指所插之地，乃是“风尾穴”，力道重了，他可能受重伤！我当然无意令得他受重伤，所以出手，只是以快为主，用的力量，并不是十分的大。

那一式“背筋拿法”，才一使出，我食、中两指，已然触及他的背部，眼看就可以将他拿中之际，只见他身形陡地一凝，身子半转，将我这一拿，避了开去，紧接着，便是一式“揽雀尾”，四式变化，推、躲、挤、按，一齐发出。

这四式变化，式式均是对付我向他按的右手而发，来得快疾无比，我心中一惊，暗暗叫了一声“好”，非但不避，反而向前跨出一

步，挤近身去，右臂向外一挥，左手已然发出一招。

那一招，仍然是擒拿法中的招数，配合身形踏前，左掌由外向里向下抄拿，右掌由外向里向左带拿，配合而成送拿之势，双手形成了两个径只尺许的圆形！这一招“逆拿法”才一使出，他立即向后，被我逼出了一步。而在他后退之前的那一瞬间，我们两人的手腕，相交了一下，我的身子，也不由得退出了一步。本来，我们两人，已然全来到了那袋钻石面前，各自跨开了一步，那袋钻石，仍然是在我们两人的当中。

我们两人的目光，却是谁也不去望那袋钻石，却相互紧紧地盯着对方。

此际，我也已然觉察，如果我当真要将对方擒下，交给北太极门的掌门人的话，绝对不是容易的事，而他当然也知道，要将我击倒，也得花出极大的代价！

我们两人对峙着，谁也不想先发动，足足有十分钟，他的神态，突然松弛了下来，拍了拍手，道：“算了，还争什么？”

我也一笑，道：“那就算了……”怎知我下面一个“罢”字，尚未讲出，他突然趁我神情略一松弛之际，一俯身，手伸处，已然将那袋钻石，抓到了手中，身形向后，疾掠而出，一扬手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刹那之间，我心中实是怒到了极点，因为刚才，他的那一句话，竟不是出于真心，而是欺讹！

我双眼中，已然射出了怒火，他却一笑，道：“朋友，兵不厌诈，难道你因此便以为我是卑鄙小人么？”

我将刚才的情形，平心静气地想了一想，也觉得自己着实是太大意了些，那年轻人实在是给了我一个对待敌人的极大教训！

我气平了下来，向他走过去，并伸出了手，他也正要伸手过来的时候，突然，“砰”地一声枪响，划破了这荒岛的寂静！

我们两人，陡地吃了一惊，只见从一大堆乱石上，一条极苗条的人影，连翻带滚，翻了过来。

紧接着，又是“砰砰”两下枪响，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！

我们都可以看得出，那连接而发的三下枪声，全是向那个由乱石岗上滚下来的女子而发的。而如果不是那女子身手矫捷的话，她一定已然饮弹身亡！我们两人，互望一眼，立时身子也伏了下来。那年轻人向我望了一眼，低声道：“你真有枪么？”我苦笑了一下。

我们一齐贴着地面，迅速地移动着，隐身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。抬头去看那个女子时，似乎她并没有发现我们两个人的存在，紧紧地靠在一块大石后面。前后没有多久，石岗子上就出现了两个人，那两个人，手上全都握着手枪，四面张望了一眼，分明是寻找那女子的踪迹，忽然，他们看到了我们所燃起的那个火堆。

那两个人，全都戴着鸭舌帽，将帽沿压得低低的，也看不清他们的脸面，只见他们一步一步地，走下乱石岗来，一看他们的情形，便知道他们是将那火堆当作了目标。

而在他们将要走下乱石岗的时候，其中一人，又举起枪来，“砰砰砰”地乱放了三枪。

本来，我的心情，也是十分紧张，因为无论如何，火器的力量，总不是人所能抵挡的，可是，那人乱放了三枪之后，我却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。因为，从他乱放枪的情形来看，那正是他心中害怕的表示。

同时，我也看到，那隐藏在大石之后的女子，身子略略挪动了尺许。我已然可以看清了她的侧面，她身上所穿的，是一件很普通的织锦花棉袄，是黑底织出许多形态不同的白菊花的那种，一条黑色的西装裤，烫着短头发，颈上围着一条银白色的丝巾，全身就是黑、白两种颜色……因为她的脸色，也是那样的白，异样的苍白。

我虽然只看到她的侧面，但是却看到，她有一张非常秀气的脸庞。她的打扮，似乎是普通都市少女，但是她的神情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气魄风韵。

我向身旁的年轻人，望了一眼，本来是想征询一下他对那个少女的看法。可是，在我一回头间，却看到那年轻人的面色，是那样地

难看！他的双眼定在那少女的身上。果然，他是因为看到了那少女，才会有那么难看的面色的。

而他的面色，包括了恐怖、失望（甚至是绝望）和一种倔强的反抗！我从来也未曾见过一个人的脸上，会有着这样复杂的神情！

我只在一瞥之间，已然可以肯定，那年轻人和少女之间，一定有着什么不寻常的纠葛！

但是我此际，却没有办法去深究它。

因为那两个人，已然下了乱石岗子，离开那少女，只有七八尺远近。而看那少女的神态，分明是要向那两人扑去！

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举动，正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极奇怪的念头，倏然像闪电般掠过我的脑际，那就是：我不能看那个少女去涉险，因此，我立即拾起了一块石子，向外弹了出去，我用的乃是柔劲，石子并没有破空之声，但是落地之际，却发出极是清脆的“啪”的一声响！

那“啪”的一声，在那两人的左首响起，那两人立时转过身去。这本是我的意料之中的事，便立即转过脸去，看那少女，看她是否知道，那是她袭击敌人的一个极佳机会！只见那少女的脸上，掠过了一丝惊讶之色，但是她却并没有回头望来，身形如燕，贴地向前，疾扑了出去，双手一张，便已然拿往了那两人的后颈！

那两人怪叫一声，“砰砰”两下枪声，向前直射了出去，当然伤不到那少女。

而那少女双臂用力一抖间，只听得“格格”两声，那两人的头向旁一侧，呻吟之声不绝，手中的手枪，也跌到了地上，那少女已然用重手法，将他们两人的头颈骨扭得脱了臼。

我自然知道此际那两人身受的痛苦，他们再也握不住手枪，也在我的意料之中，只见那少女立即踏前一步，纤足起处，将一柄手枪，踢出老远，而几乎是同时，一俯身，已然将另一柄手枪，拾了起来。

我见那少女一举奏功，便从大石之后，走了出来，可是那少女

却在此际，转过身来，我的老天，她手中的手枪，枪口正对着我！

我猛地怔了一下，不敢再向前跨出。虽然刚才，我帮助了她，而我也绝不是胆小的人，但是我却不敢再向前跨出。

因为她的神情，那种冷若冰霜的神情，那种坚决的眼神，看得出她是一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，而向我开枪这样的事，在她来说，一定是一件极小的事！她转眼直视着我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小姐，”我摊了摊手：“你不至于会向我开枪吧？”

“难说。”她的回答，竟是那样的简单，但是，她的眼光，终于从我的身上，向旁移了开去。我顺着她的眼光，向后望去，只见她是向那个年轻人望去时，那年轻人，像是僵了一样，身子一动也不曾动过，面上的神情，也像是石雕——但是我相信，即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，也必然难以捕捉这样复杂的神情。我再回头向那少女望去，只见她的全身，猛烈地震动了一下，面色变得更白，枪口也转动了几寸，由对准我，而变得对准了那个年轻人。这种情形，证实了我刚才的看法，但是，我却依然不明了他们两人之间，有着什么样的纠缠。好一会，那少女才以冷酷到几乎不应该是她这样的少女所应该有的声音，道：“跟我回去！”那年轻人的身子，猛地震动了一下，双手掩面，几乎是痛苦地叫道：“不！”

那少女缓缓地向前，踏出了一步，道：“那份地图呢？”那年轻人迅速地解开衣服，我可以看到他贴肉处藏着一个尼龙纸袋，那尼龙纸袋很厚，他解了下来，将那个纸袋，向那少女抛去，少女一伸手接了过来，仍然冷冷地道：“跟我回去吧！”那年轻人动了一下，仍然道：“不！”

少女的石雕似的面容，掠过一丝忧伤的神情，手枪一扬，道：“那你转过背去，我就地执行掌门人的命令。”

年轻人面色大变，张大了口，讲不出话来。

这时候，连我也大吃一惊。前面已经说过，我在一见那年轻人将钻石一颗一颗抛入海中的时候，便认为他是在干着不法的勾当。

而当我知道他竟是北太极门中的人之后，我心中更是气愤。因为北太极门的声名极好，他的行为，一定会受到极重的惩罚。如今看那少女的神情，和他一定是同门师兄妹，我感到意外的是，她会带着处死那年轻人的命令！

那年轻人呆了一会，才道：“这……真是掌门人的命令么？”

那少女在口袋中，摸出一块半圆形、漆成血似的红色铁牌来，“叮”地一声，抛在那年轻人的面前，冷冷地道：“你自己看吧！”

她的语气，仍然是那样冷酷，像是对方的生死，和她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可是，她抛出那面圆令的时候，脸上的那种苦痛的神情，却绝对瞒不过我！

那年轻人低头一看间，面如死灰，呆了一呆，才抬起头来，颤声道：“掌门人为什么派……派你……来执行？”那少女略略地转过头去，不愿被对方看到她眼中已然蕴满了晶莹的泪水，道：“是我自己要求的！”

那年轻人的身子又震了一震，面上突然现出了愤然之色几乎是叫嚷着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是为了罗菲的缘故，师妹，你……”

他的话讲到一半，那少女已经尖叫着，打断了他的话头，道：“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去？”那年轻人也突然住口，道：“不！”

那少女拇指轻轻一扳，“克”地一声，撞针已然被她扳了下来。

她的身子在微微颤动，一点也没有血色的手，也在发抖，而她的枪口，仍然对着那年轻人。这是极危险的事情，只要她的手指，稍微用一点力道，甚至只要她再抖得厉害一些，子弹便可以呼啸而出！那年轻人也一定死于非命！

我一看到这种情形，连忙踏前一步，道：“小姐，有事慢慢商量！”

那少女连望都不向我望一眼，一字一顿地道：“你再说一遍！”那年轻人昂头望大，几乎是毫不犹豫地：“我不回去！永不！”

那少女面上那种痛苦的神情，又出现了一次，而枪口也向上略扬了半寸，我连忙身形掠起，想向她扑过去，先将她手中的枪夺下